

● 文本细读

《主角》的圆与缺

欧阳宗岩

言的经典反映。《主角》时有金句的光芒闪耀，其对主角配角的解注引人深思，对世事人性的解剖入木三分，对传统戏曲的解说一针见血，对爱情与艺术关系的解析也颇有见地。“麻利”“端直”“少皮干”等方言熟语为秦地读者添了亲切感；“钢粉”“精准”“忆爷”等流行语为人物涂了时代色；民歌、打油诗和顺口溜为作品抹了民族彩，“摇旦”“包大头”“拿大顶”等行话使小说加了行业分；三首《忆秦娥》词则为深化人物形象增了不少光。作者大量运用排比兼递进及反复加递进等辞格，五六个双语词乃至十几个如“傻”“聊”“能”等单音词相连的长句，不仅使故事多彩多姿，情节有趣有味，也使各色人物个性凸显、形象鲜活。

作品有名加有姓的人物共有六七十个，大多有各自的个性特点、各自的生活轨迹，人物之间的交集层次、逻辑是清晰明朗的，是圆融畅达的，具有突出的地域特色、行业特性和特定历史转型时段的时代特点。

苟存忠等“忠孝仁义”四老属作品里的第一代秦腔艺人，代表了历经战乱和风雨洗礼的老艺人。胡三元、胡彩香、米兰、单仰平、薛桂生等众多正面人物属于作品里的跨代秦腔艺人，这些人物在人生困境里的选择与坚守，没有忸怩作态，只是生命使然。

与上述人物形象形成鲜明对比，黄正大擅弄权术、郝大锤志大气短、廖耀辉邪欲熏心、丁至柔惯做双面人，这些负面人物也如身边小人，个个栩栩如生。还有忆秦娥的父母、姐弟等人的自私自利、小农思想，刘红兵、楚嘉禾之母的可恨可怜、可叹可悲的一面，既是个体个性的表现，又是社会共性的体现，更是众生生存状态的真实呈现。

因小失大，缺月待圆

《主角》的创作，是陈彦“利用两年4个寒暑假，加上节假日，还有一些晚上”。这是个“早产儿”，缺陷在所难免。

一是总体结构情节的不足。优秀作品应是内容与形式的和谐与统一。《主角》完全可以上下两部而不是以上中下三部来编排，即以忆秦娥的两大人生拐点——县、省两处演艺生涯来安排、整合情节更为妥当。其平铺直叙的四五十个故事过于生活化，缺乏提炼，几乎没有令人揪心、让人激动的情节高潮。取消农林特产税、增加粮补林补等国家重大政策的实施对农民、农业和农村的积极影响也没有体现。

二是语言文字叙述的不妥。作品中多

次使用“这期间”“这以后”“后来”“好多年后”“这是后话”“看官可曾记得”等说书人的口气来剧透。大量的剧透既让读者丧失了美妙的神秘感，还增加了字数篇幅。好的小说，开头第一句就告诉你这小说是否好看。《主角》开篇即用“她叫忆秦娥。开始叫易招弟。是出名后，才被剧作家秦八娃改成忆秦娥的”这种说书人的口吻来剧透。秦八娃正式出场在第五十四章，已近上部尾声，忆秦娥正式亮相已到中部第一章。其朴实又稍显做作的语言和叙事风格，尤其是不厌其烦地大量堆砌近义词，如“是言不由衷的；是言过其实的；是夸大其词的；是文过饰非的”“是咋都对他不待见、不上眼、不上心、不入辙、不配合、不钻套、不上道”“爱管闲事，爱挑毛病，爱提意见，爱皮干”等，导致了作品的语言啰嗦和篇幅虚胖。

三是人物塑造欠妥。如特设人物秦八娃，其神态瘦丑却真诚朴实、中规中矩却超然洒脱，每次出场都是长篇大论，就像是作者在说教。“主角”忆秦娥，其勤奋而又痴迷秦腔演艺、美丽且善良的典型形象令人难忘，但“封满满成酒鬼了；刘红兵成瘫子了；石怀玉自杀了”，悲剧虽可凸显力量，然将其三段感情皆处理为悲剧是否妥当？

作者还以玄幻手法描述忆秦娥两次梦游地府及未获准担当《梨花雨》主角的心理阴暗面，虽在鞭挞利欲熏心的众生态，却也反映出主要人物的未成长。其回归原点与父、舅一起演唱皮影戏的结尾，寓意深刻，却也让人感受到了她的隐忍不甘，她的退让不舍。皮影戏对其技艺的熏陶与影响，作品也毫无点缀。纵观其40年演艺生涯，其善良坚韧、任劳任怨、逆来顺受的个性让尊长喜爱。可“痴心做处人人爱，冷眼观时个个嫌”，工作及生活的困窘一直压抑着她，其辛勤付出与实际回报相距实在太远，读者最终未看到其功成名就的欢喜，只看到她的落魄……

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的“半部杰作”“字数井喷”现象自第七届后即遭诟病，《主角》获奖后也颇受读者指摘。可媒体上皆是“整全之美”“一部非常完美的作品”等“专业性的文学广告”之声。文学鉴赏演变成文学“打赏”，既是名利交易的魔力使然，也是文学批评的颓败走势。《主角》若多花点时间和功夫打磨，作品或将更加圆实，这些小瑕疵或将纾解，不致因小失大而教茅盾先生蒙羞也。

（欧阳宗岩，任职于洞口县委组织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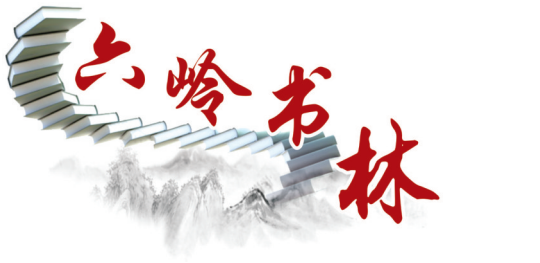


徒孙们见识见识。这时贾母说，这也不必让你跑来跑去的，就带宝玉去，让他们瞧瞧。老“神仙”说：“外面的人多，气味难闻，况是暑热的天，哥儿受不惯，倘或受了腌臢气味，倒值多了。”有道理得很啊，而且又一次表现出对宝玉的关心。

还有出人意料之举。贾母命宝玉摘下通灵宝玉放在盘内，这位老“神仙”兢兢业业捧出去不久，又捧着盘子来了，盘子里竟装满那些道士们传道的法器，皆是珠穿宝贯，玉琢金镂，共有三五十件。说都是道士们的一点敬心，他也不能阻挡。宝玉说，他要这些也无用，就散给穷人吧。老“神仙”可不依了，说若给了乞丐，一则与他们无益，二则是糟蹋了这些东西。他的想法应该是，宝玉不受，会退还给他的，还会有回谢。孰料算得不准，宝玉便命收下了。不过也不要紧，他知道会有更多的回谢。

贾府回谢了张道士他们多少，后文没有写。贾府是绝对不会白拿了这些东西的，管家婆王熙凤尤其注意礼尚往来，张道士的盘子，肯定会大大丰足的。

（黄三畅，武冈市二中退休教师）



● 序与跋

消蚀不了的真诚与诗情

——郑国生诗词集《放马天下》代序

樊家信

他十四岁因家庭穷困而辍学，成了当时家乡生产队最小的社员。十六岁，他被生产队分派去修湘黔铁路。几十年来，他干过许许多多的行当，到过不少地方，寻求“产业”的门路：卖药材、贩苹果，开服装厂、拉丝厂、塑料制品厂……个中艰辛可想而知。钱没赚到几个，生活阅历却比一般人丰富多彩。他把朴实的生活点滴，变成或长或短的文字写了出来。这是他工作之余唯一的嗜好。生活的磨砺辛劳，消蚀不了他的真诚与诗情。他抱着“写亦玩，玩亦写”的姿态，不停地写他的诗，无味的烧掉，中意的留下来，慢慢地积累了约六百来首诗稿。

他的个性，按他自己话讲，是“传承了父母的基因”：实事求是，直来直去，看不起阿谀变色之徒，讨厌尔虞我诈。不求成大器荣宗耀祖，但求萤光闪闪，做自己喜欢的事。郑国生的诗，最大的特色，第一是真诚，有豪放之气。第二是生活气息浓郁，有新鲜感。第三是有生活哲理，有独悟。

他的诗词集《放马天下》分七十七章，第一部分是《祖国大地》，多是风景诗。可贵的是，诗人之笔，不仅仅停留在具体的“景”上，而是把赞赏之情，依附在具体的新鲜的形象上，且多有“哲思”。

诗集的第二部分《激浊扬清》，最能流露出诗人的性格特质：坚信公平、正义，不信邪。如《可鄙男人》：“吐雾吞云架腿郎，家人侍奉似天皇。男人自觉身高贵，贱对妻儿愧对娘！”又如《火化》：“心思各异话长眠，放笑红炉早达天。老去犹须残体净，好将清魄驻人间。”含蓄有深意，令人多有感慨。

第三部分《流年印迹》，生活气息浓，可玩味，天真中透出人生种种感慨。《湖鸭佬》极具乡俗乡情，是一幅可亲的乡野即景：“百里放嘎嘎，天天换新家。半边棚子屋，紧靠瘦篱笆。”《尊严》一首，斩钉截铁，掷地有声：“清风无色彩，正直有憎爱。双眼向天看，尊严谁买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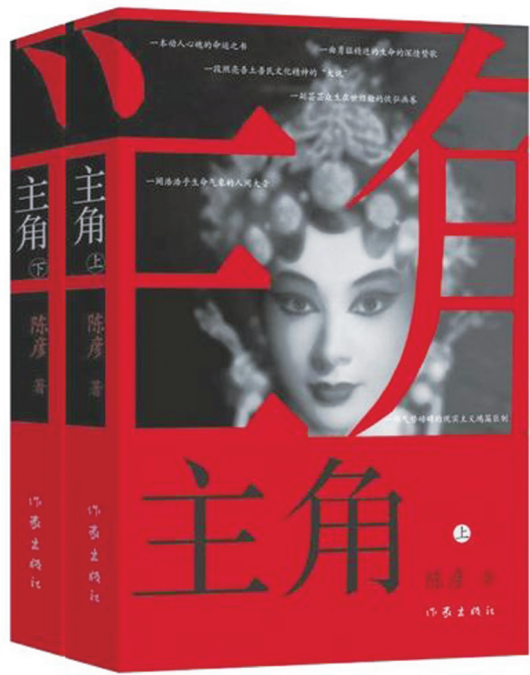
第四部分《禅茶闲品》，禅意中透出真见，耐人寻味。如《豆腐》一首，于平常事道出深情，有味道：“胜如春水嫩，恰似燕窝鲜。莫说僧钟爱，老夫难隔天。”

第五部分《点古闻香》，诗人歌颂了诸多名人，如屈原、李白、蔡锷、杨虎成，还有邓丽君等等。诗人立于历史的长河，隔岸观涛，发思古之幽情，常有独见之句涌出。如《悼邓丽君》：“荷花萎焉蜂悲去，彩凤升天云尾来。知己难同知己醉，红颜惧怕红颜衰。时过境迁歌长有，万载留声影徘徊！”

第六部分是现代诗《微风细雨》。题材多样，长吟短歌，抒发了诗人诸多感慨，细细品来，多有共鸣。《苦不自弃》一首，如无亲身感受，是难以写出此类感触的：“悠悠万事，催人升华。生命人人宝贵，时间刻刻有价。苦是生命的前奏，幸福是善良的报答。生活寄托于信仰，淡薄人间的落差，明天依然在，怎能荒废心中的烈马！”《我》一首，写得率真、有个性：“我就是我，古今中外没有第二个。性格和眼神，天生几分执着。骨子里些许愚忠，脸庞上不乏冷漠。恶心甜言蜜语，喜欢长话短说。面目没有标签，心中一团烈火。宁在平日苦涩，不把未来挥霍……”

第七部分《词海一粟》，诗人咏唱生活的感受、人生的况味，长长短短，都是真情吟出的心底的歌。有大家说：诗是情感的纪录。艺术就是感情。此话是真知灼见，郑国生写下的诗，就是他“情感的记录”，真，所以感人。他阅历深，见识广，常有诗情涌动。然他在研读古典诗词上，下功夫不够，腹中美诗佳句存量不丰，综合文化底蕴不够厚实。这就造成了他诗作的一些缺陷：有亲身感受，有诗情涌动，可难以用诗语到位地表达出来。有的诗句拗涩难懂，非得要作者本人“解读”一番，读者方能明白。这大大影响了阅读快感。瑕不掩瑜，郑国生先生能“玩”到这个份上，已是很不错了。

（樊家信，曾任邵阳市文联副主席）



庚子新春，拜读了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之一——陈彦的长篇小说《主角》（作家出版社2018年出版），现不揣浅陋，谈谈感受。

以小见大，厚实圆融

“聚焦底层小人物的生命价值与尊严”，是陈彦作品的最大特色。与“调味品式”描写“秦人之魂”——秦腔而获茅盾文学奖的《白鹿原》《秦腔》等作品不同，陈彦首创以长篇小说而非传记专为戏剧演员立传。《主角》以时代变革为经、秦腔命运为纬，围绕戏曲文化、体制改革、三农问题、女性命运等多个领域的变革发展，杂以蒙太奇式技法，借四代秦腔艺人的平民视角联串起近40年中国历史的变迁，将众多平民个体的命运浮沉聚焦在时代的迭变之中。情节着重围绕第三代秦腔艺人忆秦娥自11岁至51岁（1976—2016年）的事业和婚姻两大主线，以社会变革对演艺众生的影响和裂变为副线来展开。

所有人，上自权贵显要，下至黎民百姓，都是人类历史舞台上的主角或配角。作者巧妙地将众多小故事融合到传统戏曲回春以及改革开放对各行各业冲击的大时代潮流之中，成功地喻示了西洋文化对中国传统戏剧及艺人生存的侵袭所带来的不可逆转的影响。因此，作品具有“时代的多棱镜、时代的水彩画、时代发展的史志书”的丰盈丰赡美和厚实厚重感。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是作者所处时代语

● 读《红楼梦》

趣说张道士

黄三畅

《红楼梦》里的张道士，着墨不多，却给人留下不浅的印象。

从第二十九回可知，清虚观张道士是当日荣国府国公的替身。也就是按八字命运，荣国公贾代善应该出家做道士的，而做了道士，当然不能承袭乃父贾源的爵位、安享荣国公的尊荣了，于是买了张某做替身。从这一角度来说，这位姓张不知名谁的张道士应是荣府的大恩人。

他老人家也运气好，因为与荣国公有这一层关系，就得到了许多实惠和荣耀。他是建在京城清虚观的一观之主——主持，还掌“道录司”印。“道录司”掌管道教徒事务，其主官称正印，可谓“朝廷命官”。还曾被先皇御口亲呼为“大幻仙人”，又被当时皇上封为“终了真人”，王公藩镇都称他为“神仙”。可见他老人家既是方外之人，又是官场中人。

而入了官场，就离不开世俗。文中对他老人家的描写，主要是世俗中的表现。

那天，贾母带着一千人来到清虚观祷福，张道士就来向贾母请安。先是哈哈笑着称贾母为“无量寿福”，问候“老祖宗一向福寿安康”“众位奶奶小姐纳福”，然后就恭维“老太太气色越发好了”。贾母回复“老神仙，你好”，他又笑着说“托老太太万寿万福，小道也还康健”。从言笑中可见他全是世俗中谦卑者对尊贵者的奉承。然后他又说“别的倒罢，只记挂着哥儿，一向可好”。这更说明他老人家精通世道：关心贾母最宠爱的宝玉，是对贾

母最有力的奉承。等宝玉来到他身边时，他抱住问了好。抱，显得何等亲昵！然后又向贾母笑道：“哥儿越发发福了。”言在此而意在彼，还是讨好贾母。当贾母埋怨贾政逼宝玉读书逼出病来时，张道士又说，前日他在好几处看见哥儿写的字、作的诗，都好得了不得！进一步奉承，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夸张也是可以。又对老爷（贾政）抱怨哥儿不喜欢读书提出异议，显得与贾母同声相应。然后更提高奉承的档次，说哥儿这形容身段言谈举动，就同当日国公爷“一个稿子”。说着还留下两行泪来。不愧是“神仙”，需要眼泪眼泪就来了。当然能赢得贾母的满脸泪痕啊！然后又要给哥儿做媒，他老人家知道，如果做成功了，自己会更加受到贾府的亲睐，没做成功，贾母也会感激他，不会责怪他。

这位“神仙”的世俗表现，最有意思的还是后面的情节。

当王熙凤责问他，她女儿巧姐的寄名符也不换去时，他笑着说了原由，又说马上取来。说着跑到大殿上，拿了一个茶盘，搭着大红蟒缎经袱子，托出符来。真的好隆重！聪敏的王熙凤是看出了他的用意的，说“手里拿出来罢了，又用个盘子托着”。他老人家自然有说法：“手里不干不净的，怎么拿，用盘子干净些。”王熙凤也一针见血：“我不说你是为送符，倒像是和我们化布施来了。”这位老“神仙”可真是头脑活泛，马上说拿盘子来是一举两用，不是化布施，是要将宝玉的玉请下来，托出给那些远来的道友并徒子